

谢六逸集

文墨余谈

才子英年



1898—1945

谢六逸：出生于贵州贵阳，1922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。

同年入商务印书馆编辑所，1926年入复旦大学任教。

出版散文、译文、学术著作等多种。

《水沫集》序 三味线 病，死，葬 鸭绿江节 摆龙门阵

大小书店及其他 读书的经验 素描 南方熊楠这人 马克·吐温的领带

杂感 讲谈 中国人的“过多症” 辛亥革命与“英雄结” 良宽和尚 静夜感想

家 文墨余谈 谈“本位文化” 谈“敲锣鼓” 墨晶眼镜 夹板斋随笔（二）芳邻的浪人

夹板斋随笔（六）间谍 夹板斋随笔（八）丑角 夹板斋随笔（十）谈鬼

夹板斋随笔（十一）赞美警察 夹板斋随笔（十三）医生 ……

才子英年——

文墨谈余

谢六逸集

© 谢六逸 201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文墨余谈：谢六逸集 / 谢六逸著. — 沈阳：辽宁人民出版社，2016.8

(才子英年)

ISBN 978-7-205-08672-5

I. ①文… II. ①谢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82227 号

出版发行：辽宁人民出版社

地址：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：110003

电话：024-23284321 (邮 购) 024-23284324 (发行部)

传真：024-23284191 (发行部) 024-23284304 (办公室)

<http://www.lnpublish.com.cn>

印 刷：朝阳铁路印务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：154mm × 223mm

印 张：10

字 数：110 千字

出版时间：2016 年 8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：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田 杨 娄 瓴

封面设计：丁末末

版式设计：谭慧丽 张 波

责任校对：蔡桂娟

书 号：ISBN 978-7-205-08672-5

定 价：25.00 元

目录

吴福辉 / 如彗星划过

001 / 《水沫集》序

003 / 三味线

007 / 病，死，葬

013 / 鸭绿江节

015 / 摆龙门阵

018 / 大小书店及其他

024 / 读书的经验

026 / 素描

031 / 南方熊楠这人

033 / 马克·吐温的领带

035 / 杂感

037 / 讲谈

040 / 中国人的“过度症”

042 / 辛亥革命与“英雄结”

045 / 良宽和尚

048 / 静夜感想

050 / 家

055 / 文墨余谈

057 / 谈“本位文化”

059 / 谈“敲锣鼓”

061 / 墨晶眼镜

062 / 夹板斋随笔（二）芳邻的浪人

064 / 夹板斋随笔（六）间谍

066 / 夹板斋随笔（八）丑角

068 / 夹板斋随笔（十）谈鬼

070 / 夹板斋随笔（十一）赞美警察

073 / 夹板斋随笔（十三）医生

- 076 / 夏夜漫笔 (三)
- 078 / 夏夜漫笔 (五) 介绍长谷川如是闲
- 081 / 夏夜漫笔 (七)
- 083 / 新年谈文
- 085 / 农民文学的意义
- 087 / 神话的成长
- 091 / 日本民族
- 095 / 文字的变迁
- 100 / 《草枕》吟味
- 104 / 关于小说的评选
- 107 / “中国文学系”往何处去
- 110 / 小品文之弊
- 112 / 报章文学琐谈
- 115 / 新时代的新闻记者
- 118 / 最近的感想
- 120 / 《国民》创刊的话
- 122 / 现在需要的小说杂志
- 124 / 略谈“中间读物”
- 128 / 日本的杂志
- 133 / 观动乱的中国 (鹤见祐辅)
- 136 / 侏儒的话 (芥川龙之介)
- 139 / 忆谢六逸兄 (茅盾)
- 145 / 忆六逸先生 (郑振铎)
- 149 / 再忆谢六逸先生 (徐调孚)
- 153 / 编后记

《水沫集》序

我喜欢用“随笔”的形式写我自己的感想或是介绍国外的著作。随笔与其他的杂文都具有特殊的效能，常常能够兴奋阅者的精神；随笔是各种文体中比较容易写成的一种，可以随笔写去（Following the pen），不必要什么伟大的构思与整齐的形式，可是要写得好也不很容易。国内的 Journalism 到如今依然不常见富有情趣的小品文字，就可以知道我们对于它是怎样的忽略了。

五年以来（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），我很想学写这一类的文字，使阅者在读罢皇皇大文之后，稍稍改换口味，正与饱饕珍馐后尝尝盐韭是同一个用意。可是始终没有成器，原因就是因循、生活的挣扎与素养的不足等等。

现在搜集了几篇，印成一集。这些文字，仅仅是当作一个小小的结束，始获有它的存在的意义。我对于自己所写的文字常常是不以为满足的，因此之故，这个集子的价值，也如同水沫一样，所以便用“水沫”为名。这样名称曾为日本明治时代的作家森鸥外博士用过，博士的原书所收的译文，用意与性质都与我的

有点不同。

这集内有两篇创作（《往事》与《夏茂冬枯》）。《往事》只可以称为一段感伤的插曲（A sentimental Episode）；《夏茂冬枯》是写给儿童们看的，题材取自希腊神话。最后的两篇是我的读书录，虽不是随笔，也都收入集内了。

一九二八年九月一日于上海北郊。

（原载《水沫集》，上海世界书局 1929 年版）

三 味 线

日本民族有几种很好的气质，如恬静也是其一，在女子更容易显现出来。由于气质的恬静，可以做出许多富于趣味而又雅洁的事物，使得日常生活一点也不觉呆板；虽有暴戾之气，即可借此化除，其功效当在张天师的法宝以上。比如同样的饮茶，我们拿一把大壶，将茶倒在大玻璃杯里，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之后，用手巾抹抹嘴唇；或者采用极便利的方法，伸出舌头来舐一舐，就算完事。可是日本的女子在未出嫁以前，就得先学习“茶道”。对于进茶的仪式，茶壶，茶杯，茶叶，茶盘，泡茶的开水，开水壶，茶叶瓶，都有仔细的研究。又如插花在花瓶里，对于这事没有兴趣的人，不免将二尺来高的蜡梅，插在一个细颈瓶里，又怕那瓶支持不住，便在墙上钉了一粒洋钉，再用细麻线，一头系着花瓶，一头系在钉上，这是勉强“对付”的插花法。讲究点的也不过在水仙花盘里多置一些桃源石子；每逢集会，铺着雪白的白布的长桌上虽也有几个花瓶，但那瓶里的花总是参差不齐的，花的颜色并不调和。好在注意这些细事的人本来就少，而且无关于“大雅”，也就没有人去理睬他了。将花插

在瓶里，要怎样才整齐，好看，配合，只有研究西洋画的学生与教师在写生静物时，肯费心思在这上面，此外知道注意的人很少。日本女子除了“茶道”之外，还得学习“生花”，都有专门的教师传授。如花瓶，花的种类，姿态，光线，颜色，陈设诸端，须学习二三个月方能毕业，并非混了事，教师任择两枝花交给学习的人，学者接了过来，摆好花瓶，随手插了进去，果然摇曳生姿，疏落有致，不必用手再三改正，这才算是学好了一种技艺。

“这是他们男子压迫女子的手段，谁不晓得”。也许我将受到新女子的这样的抢白也难说。但是事实总要成为事实的，到现在还没有什么铁证。我只得认为这是他们丰富自己的生活的法术，从这些细事，可以观察一种民族的性质。即使我们要获得参政权，但若每日有一小时或少至五分钟的抒情的生活，我想也不至于妨害了什么工作。类于这些情趣生活方面的琐屑，应该看作筑成一条宽大的人生道路两旁应有的点缀。假如某人正研究什么国故，而身上的尘垢可以刮下来过磅，未免太刻苦过当了！我不懂什么叫做生活之艺术化，我却奉劝从事研究或工作的人，应以十分之六的精力出于学究的态度，而以十分之四出于兴趣，否则人生必将变成化石，危乎殆哉！

日本的男女是最懂得情趣生活的人类。方不盈丈的小庭园，他能布置得精雅曲折。用一盘油沙和两块小石，他能做出一盆澹远如绘的海岸的盆景，这是从技艺方面看出来的民情。又在文艺——如短歌，俳句，俗谣，端呗——上面也可以看出。日本女子于正式学业之余，学习花道、茶道外，还得学端呗，谣曲，欧化的（即所谓 Modern girl）自然去弹她的 Piano。有时散步到郊外，走在短树夹径的沙石铺的道上，听着三味线和着的小吹的声音，从绿荫掩着的房屋中漏了出来，使我们这些被故乡放逐了似的 Loafer 羡慕她们的恬静与沉着。又走进都市，虽然也有一种不能避免的喧嚣，比起上海来总从容得多。有了什么正式的宴集，或开什么会议，又或学校行毕业礼后的同门

会，尽可冠冕的叫艺妓来喝酒唱歌，她们来了也只是酌酒，唱歌，弹三味线，说笑，彼此在那一刹那的态度，的确确保持着悬挚堂皇的态度，并未定了非送烟卷一枝过去，以及说“请过来”不可的规律（这是听得来的，确否待证）。如其要有什么花样的话，必得掉换地方掉换人物。这样的举动如在我们中国，早就被礼义的大刀队斩头了；好在永远不会有，但如在暗中鬼鬼祟祟，偷偷摸摸，则又尽可“网开一面”，学校里的学籍决不至于开除，操行分数至少必为 Full mark 了。

从前北京的国会议员常常闹着飞墨盒掷砚台的把戏，如果他们有模仿日本人的聪明，在开会时叫几个妓女来侍坐，想来那贱骨头也会被制服着了的吧。日本从前的会议也时时大闹，不容易议好一件事。有一次正在掷水壶的时候，忽然一个艺妓抱着三味弦走进议室来了，她在闹哄哄的当中，拨动她手中的三味弦。宛转的歌道（大意）：“可以了的，就给了吧！”她的歌声自然不是像我写在纸上这样的单调，歌声未止，满堂的喧嚷顿寂。悦耳的声，悦目的色，把一个个糊涂虫呆住了。艺妓未走，大家鸦雀无声的，居然议好了这个事，艺妓大约是议长老爷去请来的。如今世界文明，日本的国会早已不请艺妓来监场了，但在我们中华，未始非对症的药罢。

三味线（Sanmisen）有这样的魔力，并非偶然的。这是日人的邦乐，在声曲中支配各阶级的人士（邦乐中还有尺八，声音凄凉，欢喜的人不若三味线的多）。它的构造和我国的三弦同，只是形式有别，弹法也不一样，据说从琉球传到日本已有三百六七十年了。最初只有两弦，后来由泉州堺的琵琶师中小路加上一弦，合成三弦。举凡日本的音乐，舞蹈，演剧都离不掉它。三味线既是一种俗乐，故以和俗歌为主。精于三味线和俗歌（小唄）的人是自庵隆达方，其后有弄斋坊。可与三味（线）和唱的歌曲很多，先有组歌、长唄、隆达节、弄斋节，小唄中有柴垣节、加贺节、篱节、投节、土手节、小室节等，

更有天津绘节、端唄、歌泽节、都都逸及其他的俗谣。音调是沉着悠扬，和我们的三弦铮钹的声音比较，另是一种趣味。弹奏时也只合宜在日本的屋宇里面，并且须配上妇女所唱的曲才好听。

白种人的妇女，在家庭中显她们的隐技（Kakushige）时，有些什么玩意儿（除了 Piano, Violin, Mandoline, Guitar 之类），我一点也不知道，但总觉得她们的头抬得比男子高。中国的妇女如何我不敢说，唯独对于富于情趣生活的日本妇女，我颇为中意，可惜我没有。

（选自《水沫集》）

病，死，葬

火焰般的阳光射到窗外的白石灰墙上，所有的热气都向我的房里送进来，我睡在床上发热，已有三天了。想到架在苏州河上的两座宽大的石桥，人和畜类喘着气流着汗在那炙热的桥上跑过；马路上的柏油被阳炎薰蒸至于溶化，摩托车轮驰过，柏油就被拔起，电车道旁变成软泥般的路，这时我的头更加晕涨，头上的汗随着短发濡湿了枕头，照常的听着弄堂里江北小孩叫卖“冰哟，冰哟”的迫切的呼声；我便想一跃而起，浑身去浸在水里。只要头部肯听话也好，但终于成了“希望”。屋里除了几架书外，只有写字桌和几凳，我的目光转移到那一册一册竖立着的书，它们似乎要我去拿，我只能周而复始的看那书脊上的标题。偶然看见二三只苍蝇叮在天花板上，驯伏着不动，平日重叠着打架的已经不知去向了，大约是嫌屋里太热，而又没有可以驻足的残余之类吧！房里是几天没有人来，直到有一夜腹痛，大叫一声从梦中醒过来时，楼下的夫妇被异样的声浪惊破了好梦，这才蹑手蹑足的走了上楼，推开我的未下锁的房门，随即扭燃了电灯，“原来你还在家里……”。我很清晰的听了这声音，破

了数日的岑寂。到他们替我将水壶带下楼去后，不知什么时候我已昏昏的入睡了。

“痛苦总是难熬”。这样的想时，便起了进医院的念头。可是听人说进这地方的病院，若要不气死，只有住头等病室，进去固然容易，但出院后便要发生难题了。想请中医，既无人肯推荐什么国手，又怕遇着了试药郎中，要我吃什么千年活首乌和童便。管他娘的！还是自己处方吧：有时买了 Aspirin Quinine，“用微温汤送下”撞着竟霍然了。这次初病时没有人买药，所以拖延了五六天。病中心里时时自讼“该死！吃了热的又吃冷的”。借这样的咀咒聊以安慰，希冀减少一点痛苦。但到了能大吃大喝的时候，不免又将说“死也不算什么”了。病时，我睡在床上，东想西想，想出了许多不吉利的事。

我们读传记时看到一句“医药符箓罔效”，那末下文必不会是“依然健在”了。有人说死是神秘的，也有几分道理。死的形式无论是怎样，总是一注很大的损失。有的是不该死而死，如像孙中山一流，在死的一刹那，定有无限的留恋。有的是死得颇情愿的，如日人有岛武郎与波多野秋子之死于轻井泽，死时应该是从容而凄楚吧！有的是突然被死神之袭击，如厨川白村博士死于地震，死时定有难说的惊恐吧！以上诸人的死，并不只一家一国的损失，也是东方人的损失。这些人都是死不得的，还有诗人也死不得。诗人长眠地下，虽然可以闻闻野花青草的清香，但一定有许多不自由。你看，诗人的所欢者已经蹒跚然走来了，手里拿着的是整束的鲜花，到了墓侧，就抚摩着碑石呜咽。再从腰襟里摸出粉红色的绢巾来拭泪，日落崦嵫，眼看着她彳亍归去，这时诗哲的灵感虽富，勉欲做几道“沙约拿纳”的诗，也有所不能了；除非被请去降临同善社的乩坛。

关于死的各处的风俗，写不胜写。有许多地方是因为人死了，反增加他们的快乐，家中格外热闹，在出殡的前夜，请了许多戏子到屋里唱戏，唱的都是很香艳的——如“和尚戏妹妹”之类。这有什么用

意，很难解索，大约意在祛除不祥，说得老实些，就是替孝子解闷罢了。倘使不这样做，那末邻舍就暗地议论，亲族中也就看你不起。此外呢，有些人家死了长者，在哭声止后，随着又起了打骂的声音，那便是妯娌在那里争死人头上或手上所戴的金银珠宝了。至于箱篋里的东西，早就不等死人断气，设法运走。到了后来，大家不认账，又起一场争吵。在西南几省的所谓士禄之家的，还有一种最坏的习气，析产时，长房有长孙的照例多分一点什么，但也应付出相当的代价。比如祖母死后，那揩拭死人面的浊水，大儿子和长孙须得尝一尝。我幼时就看见我的堂兄做了这样的把戏。那时祖母死了，大家乱纷纷的，到了应该尝浊水（另有文雅的名词，现已不能记取）的时候，就看见伯母拿着一只碗从人丛里寻我的堂兄，碗里好像盛着什么好吃的东西，伯母将碗口放在他的嘴比一比式样，唯恐他真的喝了下去；又用力拗着碗边，防止他用手来接碗；万一果真吞下那“好吃的东西”。那时我们是七八岁的小孩，什么也不懂。伯母去后，我的堂兄忿忿的说“妈又拿肉汤来骗我了”。直到长大起来，提起往事，二人不住的苦笑，而对于仁慈的伯母，实在只有感激。在做这套把戏时，那几位欢喜兴波作浪的婢娘们，已是立得远远的监视着，暗地好笑，以为这是应有的交换条件。

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，我又将这样的“撒屁”了。其实只要值得看重的，生与死都应一样的看重。普通的心理，一个人生着的时候，大众却不甚重视他，直到死了，这才悲哀，开始忙乱。就和一件东西在我的桌上，因为它存在，可以随时供我用，反看他并不很重要，到了四处寻不着，他的好处又时时记忆起来了。在作品里我们可以看见作者写死比写生卖力气，写生的常常不出“呱呱”两个大字，而写到死字，就不仅只“号啕”等等了。若要看老实一点的关于这类的作品，自然希腊三大作家和莎士比亚的悲剧都可以入选。倘使要看得眼睛辣辣，骨头酥酥，那末，翩翩的，身体苗条的什么家们可以看看“病潇湘”

湘魂归……”也使得。或许将写出比这些更好的来给我们鉴赏了。

也有看生并不重要的。每当春季，我们走过公设市场的外面，就看见许多大肚子怀着胎的妇人，提篮挟秤在买小菜，寻仇似的秤斤论两，和小贩嚷着。篮里已秤好了豆芽或什么，又再从小贩的菜篓里多抓一把，卖者不服又抓了回来，如是者二三次。她终于忿忿地走开，一边咕哝着一面走到了街心，猛然的一架汽车冲到她的身旁，路上的行人已惊骇着叹息“二命难保”了，不料车子过去，她仍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，收拾了东西，踉踉跄跄的走她的路。这也算一种 miracle。

接于“寿终……”之后的就是“安葬”。“安葬”二字简直可作安稳的葬下解释，在乡里，先请堪舆家，看来龙去脉；看风向；看“利”长房抑“利”二房，看出逆子否。若堪舆家看准的地，挖“窆”时没有石头，没有水，没有蚁，那自然就“安”了，万一又挖出什么金乌龟等等，则“真命天子”之出现，也不过一两年间事了。集族而居的，葬地早就准备好了。其地，共分二类：曰官坟（应作公坟），曰私坟。凡有子孙祭扫，生平没有做坏事的，都葬在公坟，于是乎，“居之安”。如其没有子孙（此所以……无后为大也欤？）或是受刑事处分，有盗窃奸情等事的，死后就请入私坟，这种坟另外有一个好名称，就是“乱葬坟”，是不立碑石的。有时因为争地穴，同族中不惜械斗；因为听到一句葬下利某房而不利某，手足也不惜参商。又或是某姓的坟墓在我家的前或后，据说破了风水，于是不惜打几年的官司。在我们那边，一出城阁，除了田圃、官道以外，望去都是“土馒头”，也有巍巍然立着华表，高大的碑石刻着“清封……大夫”的，也有诰封什么夫人的，而贫贱者的坟上只有几根茅草，白杨的萧萧也难于听到，即使永无后人照料，那坟的形式仍然存在，因为没有人敢去踏平他，踏平了不怕晚上鬼要来寻着你么。我很担心，没有另一马尔沙斯出来计算幽冥界的人口论，照故乡的情形看来，终有一天要挤满的，城中的“馒头馅”每日在那里制造，城外实在难觅安置“土馒

头”的地位了。

如其在春天，我们要描写江南一带的风景，自然写到蔚蓝的天空；弯曲的溪流；水车的茅亭；菜花的香，百灵鸟的啼。再往下写，不免将写出一件东西，那就是搁在阡陌间的黑棺材，这与芬芳的圃菜旁有米田共贮藏所一样的使人不快。将枯尸厝在什么会馆、公所里，固然大煞风景，而田野间横陈着黑棺，尤足使老大的支那文明有了点缀。

据说佛教有四葬：曰水，曰火，曰土，曰林（即野葬）。也有任鸟啄食的，如邦贝附近的玛那巴冈的“沉默之塔”，是世界著名的万人坑。澳洲土人中有吃死人，使人葬在肚中。这些处置死人的方法——葬式，可以说形形色式，各民族，各地方，都保有他们的奇异。普通的人，即没有进 Westminster Abbey^① 或 Pantheon^② 的身份，只好就佛教的四种择其一。最使一般子孙安心的是土葬，因为每逢清明节到坟上，都使人想到下面还有人睡着。水葬或野葬不免被鱼鳖鸟兽分尸，“圣人”并未这样吩咐过，试问于心安乎。土葬呢，古今中外普遍的奉行着不必多谈。火葬除了佛家外，在东方还有日本人，行了“荼毗（Dabi）后，再将遗骨装在瓶里，葬在地下。葬后在坟地插上一条狭而长的方木，头上是尖角的。日人多信佛，喜为死者加上什么“……童女”、“……尊”的法名。葬的地方常在神社或公共的墓地，那里有深幽的树木，杂蒨的野花。活人走到里面，觉得静寂，可以徘徊一会儿，不致唤起地下有白骷髅并列着的联想。还有奇特的，不知在何种报纸上看见有一个美国人将他的父亲火化后，将尸灰拿到高冈上任风吹散，这足以使他父亲的原形质还原，的确是“科学的”了。

在下葬前还有赴葬的仪式。送葬者和灵柩排了行列，在路上走着，这应该怎样的沉默凄凉，然而住在上海的人决不如此，祭亭挽联，“清音”军号，绵连几条马路，人夫在叫骂，有的嘻嘻哈哈。孝

子遮在素布里，不知干些什么。与其说道是出殡的行列，毋宁说是儿戏。这样的“大出丧”，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凄凉之感。反不如贫贱的人，用两名夫扛着一口黑棺，棺上搁一点纸钱，亲人扶着棺侧哭着跑路的，使人看了倒发生伤感的心情。然而如此简陋，成何体统！

想到这里，要暂告休息了。这篇东西所写的都不是吉利的话，万一清晨展开在阅者的眼前，触了忌讳，是很不好的。最好留到下半年再看，或者简直不看。但我写的人一点也不怕，因为，“姜太公在此”。

（原载《趣味》半月刊创刊号，1926年9月，署名谢六逸）

注 释：

- ① 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，供奉多位名人、艺术家的灵位。
- ② 伟人纪念堂，先哲祠。